



白沙子全集

和名
1084
9

九



門八和16
1084
卷9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

簡

與陳進士時周

時周水菽之養自垂髫迄今三十年韓退之稱
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蓋有之矣時
周別去益思時周平生履歷之難大略與老朽
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
孝子也頃歲有答林府王壽老母生日詩云有



母年齡暮逢辰喜懼深多儀焉敢卻揣分故難
任錦段拈香拜仙醅洗盞斟獨慙非節孝未了
百年心因事惟賢寄不足於詞詩中發之盡矣
抑聞之子不私於親非子也士不明於義非士
也賢者審擇內外取舍之宜以事其親愛日之
誠而無不及之悔在我而已

與袁進士書

足下去青山登黃甲一旦取貴官如反掌人皆
華足下而不知足下之不樂乎內足下之心形

於書尺足下之辭甚直誦之揆之凡足下之事
無是非可否得失足下一一具言之足下過於
時人遠矣時人或錚錚自許其不欺反出足下
下雖然足下慷慨自任不能吞炭爲啞以取容
於時則將大聲長鳴於仗馬間乎此非僕所敢
聞也緝熙坐青湖山三年矣德孚旦夕過我其
問足下也告之

復林府尊

順德令來辱書承以送東山先生序文屬之僕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僕所目擊序奚宜辭顧僕平生拙學於出處語默有不容不致其慎者不敢不告也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矣苟不自量勇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必欲其美僕之辱愛於執事不可謂不厚獨於此偶未之察耳伏惟執事終始此愛不強其所不能幸

甚幸甚有李某者嘉魚人近自其鄉來白沙其人東山先生知之其爲文有氣采僕讓之慷慨特達樂聞人之善而樂道之僕謂執事倘可以此文托之乎然否惟命

與黃太守

聖天子卽日命下拜端守黃公叅政病夫某聞之喜連日病夫與公舊故能知公剛方有力能集事使得高位以行其志以有聞于後病夫之心公之心也能勿慶乎謹具羊酒菲儀帕一方

絹一疋以表下忱伏希鑑納

與張太守克脩

邇者修建祠宇墓亭各已有緒實賴仁者廣濟之力知感知感竊聞治郡以嚴令下而人爭趨之無敢後者向去買木人不知所裁木被雨漂流者民之負約者一切宜置之而以聞於左右夫利乃衆人所趨義則君子所獨萬一以我故干累於民非細事也告乞已之千萬之懇自茲以往更不發人買木亦乞明示該縣將來切囑

切囑制中不他及

與丘蘇州

辱書知起處甚慰僕以疾病跼伏海隅比於縉紳往還中非平昔素知不敢輒上問多罪多罪承喻周翠渠守廣德有聲因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番禺僕次韻戲之未及寄去周侯尋守廣德僕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

有爲又喜先生能與人善益思周侯所以處於
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生
蓋未知之也爲絕句一篇并前次韻錄去以發
千里一笑

又

自閣下領郡去京師與僕不相見者五年矣閣
下宦業益進僕沾疾來凡百事不如昨今羸然
一衰氓矣常常思慕閣下然但意其在黃耳不
知其去而爲蘇也比者獲手教承先府君棄世

已久閣下復守此大郡豈無悲忻終闕吊賀不
罪不罪閣下秉好德之常性有成物之美意辭
氣所發藹然盛大如閣下之心達之天下有餘
也奚論一郡僕於是不能不一賀非賀閣下也
賀蘇之人得賢守使鰥寡孤獨者得其所也雖
然閣下不以行道自任而以養親爲辭僕於此
蓋又不能無疑也郡準古封建爵爲諸侯出入
備五馬之容刑賞行一郡之政邦之安危民之
休戚無不繫也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言不可濡滯也僕聞之君子之事親也盡其在我者不必其在人者苟吾之所爲不畔乎道不愆乎義則其爲孝也大矣祿之失得弗計也閣下以爲何如朱侯詩跋向何處批判幸飛示僕在京時居仁嘗通一札但未識面耳梁石克恭皆僕平生所深望便中聲意爲感

與鍾地曹

所卜新兆形勢甚具穴甚的竊料其中當有好土昨日所見止是膚淺處更宜深掘見之但不

及水泉儘深無害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吉乘其惡者則否此可理推不可拘泥葬法淺深之文如范越鳳云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爲草木之根所及其說亦此有拘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龍若深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何今限以葬隴宜淺之說恐其下實有好土而或爲浮面粗惡所隔則舉全地而棄之矣可不慎歟程子以土色光潤爲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爲辨吉凶捷法此

不易之論可以默會矣况此山來勢極是雄猛
必得融液之土方爲全美亦不可草草也

與林春官

辱書久未謝今者寄到手札并手扇二握仰仰
來忱可勝愧感閣下以六品之秩居部官非祿
仕明矣要能脫外榮樹立功名天下共責望况
於僕者哉僕非不願爲此顧無閣下之才與閣
下之位矧今髮日就種老逐病來病與懶遭於
世間凡百事脫落盡故於左右期之耳承諸公

起居甚慰周先生爲廣德得人心稍稍前此丘
蘇州書來亦謂如此可賀可賀往者京師與廣
德步月閑談異日或出或處必相料理今日閣
此紙罷因寄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不覺呵呵
遂成拙詩梁石終爲廣德州木蘭溪上水空流
詩中往昔三人共海上如今兩鳥囚給事易爲
清靜退山人真脫網羅愁如何皂蓋不歸去應
爲蒼生未肯休以爲使廣德及克恭輩見之當
發一笑故併錄奉左右倘達之諸公亦足當一

簡也

與吳惠州繹思

僕腐儒也生嶺左四十又七年矣乃無以自見於天下頃因一二輩流妄加推讓於有所不爲之中置賤姓名焉執事從而齒錄之乃不自務重具酒與幣勤一介於千里賜之手札而問焉僕何足以當此慚慚悚悚然僕之所以不辭於執事非昧於自度辱執事使也徒欲以廣執事之心使天下稱執事者以執事爲有禮且曰執

事於不賢而譽且禮之况其所謂賢者乎亦昔人請自隗始之義也郡大封也太守大官也當風化未還之日獄訟日繁幸而主者不敢怠於其職疲神竭知夜以繼日孳孳猶恐弗及如此者今之所謂賢守也執事光明磊落優游而敦大規模氣象迥異常流使勤於聽訟矣而又不遺其本焉此僕所以乘風而知慕覽幣而弗辭其心蓋又有激於此也若夫君子進爲君退爲親進退可否之機執事研之熟矣僕何敢仰疑

於萬一哉使回弁此布悃不罪

與汪提舉

弘治戊午
月九日作

白沙陳某啓千里一緘由辭以得意足下垂愛
之至非尺牘能盡章何德以報之承示近作足
見盛年英邁之情大抵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
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今之言詩者異於
是篇章成卽謂之詩風韻不知甚可笑也情性
好風韻自好性情不真亦難強說宰相與勉之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

優游厭飫久之然後可及也人自海南來者稱
足下事功之偉阮從事至益聞所未聞足懌翹
企雖然局於見聞者未必知也如修古等作誠
美矣人徒知慕修古之名抑孰知修古之實之
著於今日者何如也觀往可以知來一真一切
真得其門而入者無慮弗屆也慕竹記文章心
許之病未能耳足下欲顯其親於無窮豈專待
是耶白洋真境想像不來別紙塞命良慕高尚
耳不多及

白雲子全集 卷三 九
又
足下事功之奇襟韻之勝安得一寄目於冷香
以盡作者之妙今之畫圖能令武夫俗吏見者
莫不鼓舞稱快况吾人哉雖然非病夫意也病
夫何足以當之足下以是心求進於古之人庶
乎無遠之不至矣嘉貺不一照領錄來諸作每
讀一篇輒欲奉和而病未能慕竹記文大書表
墓均之未可牽勉小詩四首錄於卷中徒於阮
從事過江門一次依准還海上耳高明必能亮

之李世卿期我於朱陵沈督府書來問行張東
所已辦一杖雙履隨我顧今病勢尚未可動餘
無足道者

與顧別駕止建白沙嘉會樓

執事未有不以公務而止弊邑者今日之事欲
爲名教樹無窮風聲於後代而姑托始於僕以
爲之名伏惟按治廣東侍御熊公揭名嘉會選
能集事一人使相地白沙問於我府王林先生
以得執事遂盡聞於我藩憲諸老先生倡斯和

之興一役而衆論攸同舉一義而多士知勸百
餘年間嶺海之內未聞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顧
僕何人俾以虛譽濫竽斯會區區不勝感激愧
悚之至執事以才識卓異見重於時諸公誠信
而委之僕愚以今地方多虞民苦力役斯亭之
建雖以賢別駕主之然寸土尺木不無勞費在
民願執事再加處分以復按治之命苟可已之
不但紓民之力而負且乘之譏亦且不及老朽
以賢玷諸賢尤可執事相愛之至也幸甚幸甚

又

山樓小構清白俸餘之助得之公不以愧謝士
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此僕所以每受賜而
每不辭於公也雖然厚德不可以不報尚友古
人永矢一心進以禮退以義不受變於時俗近
之則可親遠而望之益光此僕所願望於公如
是若徒以身爲溝壑無所規益舍已循人與時
勢上下非僕之志也鐫者偶有所適碧玉樓詩
刻俟後寄所示從吾先生送張巡檢詩何不類

平生之言也分惠諸兒輩及諸士友曆日分付
一一感公盛德并此爲謝

與余通守

某啓今日里長付到黃曆五本前此寄來鄉誌
小錄一本具有封識已一一驗領疊辱台貺豈
勝榮幸某本田野之人濫竽士列凡於公卿之
門惟知尊敬盡禮而已不敢隨衆奔走以負其
初其有賜於某者旣於家中拜受更不進謝惟
炤亮不具

復胡推府

辱書英特不羣之氣溢於言外而其中耿耿欲
與世抗尤於詩焉見之前數日托倪指揮送去
手書弗及想未達也承以得卑官爲喜古之善
處困者如是雖然未若忘之愈也忘之都無事
矣詩本溫厚和平深沉婉密然後可望大雅之
庭執事之作其果近之乎如其未近則當易故
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然不獨作詩爲
然也臥病餘旬不能舉動感茲遠別又重違左

右強勉數紙不能佳也不審何日離省區區馳
戀之私想能亮之書墨并此謝

與左知縣

章啓頃者欲留一飯爲他客所併別去匆匆一
語不能究至今惜之黎生來辱書兼多貺硯石
之奇尤爲難得昔伊川先生以一詩酬王侔惠
藥傳之至今明府善爲邑使百姓歌之老朽雖
不習於辭尚能爲明府執筆作循吏傳傳之天
下後世以爲美也明府寧不許我耶瞻奉未涯

謹奉啓不宣

又

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著一左明府矣由鄧生
之言知明府遺愛仁化已多今者隣封得此賢
牧幸甚幸甚老病林下每聞四方郡縣得人輒
爲生靈喜况目擊其人乎公程還日過白沙少
留片餉細話平生志業以慰老懷是所願也

與順德吳明府

頃者從事至辱書貺爲感適姜仁夫在坐不卽

自漢書集 卷三
三
裁答仁夫說足下縷縷去歲首夏李世卿過白沙至臘初始別開輿論一時人物世卿亦以後進之才稱足下章於足下所存不待書而悉也念昔蒼梧之會潦略幾於失君矣顧今乃蒙不鄙瞻望清光於咫尺得非幸歟章衰疾不出足下拘於官守未有相見之期惟當洗耳林下以冀隣壤頌聲之來足下將不以循吏之事讓古人也

又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以張梧州先生與獻臣近日所爲章皆未得其詳不敢懸決是非俟面盡

又

梁生至辱手書具審被誣事今已釋然甚慰明府惠愛在民民以是報何耶凡天損之來吾無以取之可以言命矣唐中丞稱潘時用之賢悼鄒汝愚之死小抑大扶朝低夕昂張梧州之於督府皆可謂知己之遇夫復何憾承一一示明

府豈徒羨彼者耶陶邦伯才能集事威能禦暴
便可當一面之寄其它未敢輕議大抵用人不
求備議者謂中丞公人物一大鑪冶百鍊之則
真金出焉順德小邑治之不難而有難者其誠
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爲而化成觀於明道先
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承下問不敢
不盡明府以爲何如

與趙明府

平後山碑文僕已謝於陶公非敢有愛於言也

夫文以紀功必書首事主後山之役者誰乎今
秦公已去存者兩府皆非知僕者也孟子譏未
同而言此豈止於未同而已耶一二十年來僕
與人爲記序等文多不過十數碑而已爲陶公
者半之謂僕於公有所擇於言乎必不然矣司
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先生
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伊川終不
爲言之語默要有有當也若不問可否惟以相
與之密而責之言伊川爲不忠矣僕廢退之餘

白沙子全集 卷三 十五
恐收歛之不謹以取罪累實非有他也惟執事
亮之

答陽江柯明府

頃者有胡秀才來謁白沙能道執事志行之美
章多病少出於執事無一日之雅聞秀才言爲
之動容起敬已置執事於東南十郡內賢守宰
之列所謂生而民愛戴之死而且俎豆之以此
期待陽江而注仰之久矣蒙辱手教承已表
張太傅墓又於墓前構祠祀之與厓山同幸甚

幸甚以今觀之執事所作皆風化首事尋常只
是簿書俗吏取辦於目前耳何嘗望見陽江脚
板耶祠記某當作昔聞秀才言執事表墓建祠
某已心許執事矣顧今拙病未能脫體少延歲
月爲之未晚也病倦不能具大狀使回聊此復
餘不一一

與任明府

昨蒙枉顧感感一談之頃愧久病未得脫體精
神不能自達愧負何限雖然造次間已覺明府

白沙手集 卷三 十一
英邁之氣出於人上者可畏可喜異時當爲賢
宰牧有聞於天下後世新寧之民一何幸歟今
日又蒙多貺之及感忤感忤以新作之邑遇新
除之令凡百政令皆自我出未有壞於前者事
機之會如此亦可賀也老拙以爲天下之事成
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爲苟無威信
則無其本難乎其立政矣明府裁之病倦執筆
匆匆不究所欲言謹此布謝而已惟照亮幸幸

與曹知縣

執事去新會二十年矣何由復見執事日侍貞
節堂延接四方賓友與言昔者土木之興衆工
一日具舉執事悉心於名教常在人目雖不見
猶見也堂成而執事解官堂今存而老母下世
俯仰今昔情如之何恭惟執事才足以立事勇
足以行志而竟不爲世用或云見曹長官於京
師或云退而家居慷慨如平時欲致一書慰執
事無可托者男子蓋棺事方定士所遇有時焉
耳鮑叔有聞於後代以其能真知管仲也雖不

仕齊有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鮑叔賢之烏乎
世復有斯人乎執事以某之言爲然則凡世所
汲汲而後見者皆不足以望執事亦非所以厚
執事也李世卿還嘉魚輒此奉候粗布二端表
遠忱制中不多及

與梁知縣

三郎回能道漳平初政甚慰懷仰居下而能獲
乎上事功將日大聲聞將日著可賀今之從政
者豈必盡如古之人但髣髴其一二世必以良

吏目之矣又能始終表裏無間將來必大有可
觀幸卒勉之老拙之望也比者小廬山瑩封粗
畢遠煩致奠哀感可涯奇娘子母計各安好漳
平風土想與此間無甚異惟善調攝勿令生疾
惠絹感感耳邊常得好消息不用寄物也

與鄜知縣兄弟

丁明府彥誠今之良宰官也遺愛在邑邑人思
其德欲爲廟以報之此義舉也吾輩當爲之倡
今附去疏文一首幸留意富者多助貧者一錢

勿棄大要見此舉報在勸來出於民心之公庶
幾光明正大可以傳遠今卜地在白沙里社前
與嘉會樓相望亦其平生所樂遊之地留題真
蹟尚在壁間吾知其必享也

與林郡博

先生
門人

近連得緝熙兩書烏乎尚忍言哉平湖別家踰
十年官滿來歸不見仲氏見母夫人豈非幸耶
再如京師謁選未及一載歸哭几筵前有就祿
之請而人見疑後有終養之圖而母不待且母

與褒之恩孰重章謂哭子之愛尚可割哭母之
恨無時休不肖孤不丐先帝之仁寧免終天
之憾耶緝熙孝稟自天豈無念母之誠因斗升
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
早晚之宜偶欠一決遂貽今日之悔而世之議
緝熙者多矣當是時雖使一恒人非沉酣利欲
得已不已者處之亦必不能不爲之動心而變
色况賢者乎自茲以往緝熙其皎潔磊落不爲
混混之迹所以慰慈靈於地下而解羣惑於當

年如毛義焉可也若不理會此處則大錯雖二
十四州鐵打不就矣素辱厚愛計必不見訝是
以盡言之定山近日之出誰實啓之其意云何
希垂示江西來日者未過白沙銀瓶嶺合葬只
看年月利否餘不用問人憂病中未由奔慰謹
奉疏不盡欲言

又

子逢家人至得書具審太夫人以正月六日祔
于竹齋府君銀瓶嶺之墓褒亦祔焉爲慰是月

三日章亦奉遷先考墓于小廬山與先妣同處
日者云是歲官交承之日百無所忌遂用之居
喪不能免俗多此類也君子所以報其親蓋自
有其大者顧吾之所立何如耳來喻知孔而不
知毛老朽所望於賢非歟此翁明年滿七十世
寧有七十老人發狂著書與故舊作炒也有言
無補於人之不足託於靈龜以正朶頤而不知
止耶李世卿自嘉魚來與湛民澤往遊羅浮今
殆一月矣未知所得何如老朽亦欲深潛遠去

明沙金集 卷三 三
爲終老計此間民日變爲盜地方多虞白洲李
先生爲卜地於省城破數百金古人之事不意
今復見之顧今暮景所以落莫耳目之用不息
事隨日生委餘齡於尋常喧囂之境恐卒不能
成其美未易裁也歲首白沙嘉會樓成白洲李
先生遣人走定山求記比得南京李學錄書中
間報莊驗封以去秋八月履任尋得疾臥家至
冬間發此書時已聞定山將出謝病未審然否
想欲知故及

又

碧玉樓上聯句云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
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爲也吾以待門人子
弟不已薄乎有不得不然者免怨而已緝熙抱
耿耿于茲幾年今發於此適有客及門求見不
暇詳答然大略具矣如何如何

又

違澗日多忽枉來問不啻如珠貝之入手也
兄不幸早世十月在殯後此尚二十日始克就

白雲山集 卷三 三
空積痛成疾章不足念如老母何承少寬之喻
伏紙摧咽頃者與子逢書中間一二近况與悼
乘之等詩想次第經目矣餘非面莫究主考闈
藩令譽藹然可賀可賀傳聞鄉試錄好文字想
皆出總裁之手恨未及見耳別紙見示奏草此
事在今日不言而去揆諸易果不當歟夫以無
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老孺人
之旁計未能猝離而平湖之旆亦難久留不審
何以處之區區注仰之私與月俱積錄近作一

二見意早晚能一過白沙否耶景雲如桂陽未
返張憲僉日夕至學景易惟課訪是急諸姪營
葬事在候無人惟加照

又

承諭進學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病臥在床
忽得此柬讀之慰喜無量自不覺呻吟之去體
也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
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
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

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
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
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
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
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
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
上下貫徹終始袞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
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

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
該括耳病中還答不周言多未瑩乞以意會前
此所論命之理以下數段亦甚切實有味愧不
時復草席香各領賜感感

復梁二教伯鴻

尹秀才至辱書兼拜汝帖之貺感感足下病不
能任官貧不能供母迂不能入俗直不能干人
足下持此孑孑何以度世哉承欲挾卜以遊足
下設言之以自遣耶將仰給於是如昔君平之

爲耶頃者何廷矩在胥江開卜肆竟無一人售者足下聞之否耶此非愚慮所及足下善自謀之無令古人笑今人也顏淵季路皆可師法聞足下有少田業勤耕而節用可以不死雖甘旨之奉不足亦士之常分揆於道義無不安也舍此而他圖心日勞而困日甚足下其如命何哉人還匆匆聊此復不能悉

與湛民澤

先生門人

來喻與拙裁意不相涉無怪乎前此之多言也

久居於危不在仕止之間蓋嘗兩遭不測之變幾陷虎口矣不得已爲謁銓之行所以避之非出處本意也吾子其亦聞之否乎平生故人朱少保李閣老潘待詔往往寄聲以不能去離此邦爲懼假令見幾而作當不俟終日遑恤其他特患不得其時耳康節詩云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然則百年之遇宜未有今日所恨子孫世家于越老朽亦欲爲後人立少基緒使可傳也目今要建幾祠宇修幾墳墓政恐

小祥在轉瞬間若更因循措辦不來更一轉瞬
大祥至矣吾事不了奈何奈何憂病相持歲云
暮矣安知其終不汨沒於塵土耶區區可疑者
吾子其深亮之

又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
置足其巔若覆平地四顧脫然尤爲奇絕此其
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
遊八極未足言也承羅浮之游甚樂第恐心有

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黃龍朱
明不可居吾之此心已在祝融之上矣吾非厭
近而求遠顧民澤何以處我耶世卿錄去近稿
二幅可以代面語不具

又

碧玉樓臥病踰半月忽得手札讀之喜甚遂忘
其病也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
也才覺病便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
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近因衰病精力大不如

前恐一旦就木平生學所至如是譬之行萬里之途前程未有脫駕之地真自枉了也思於吾民澤告之非平時漫浪得已不已之言也倘天假之年其肯虛擲耶附去藥錢一百煩手龙寄渡子回景雲在病也

回祝主簿

未拜一顧之勤此貺疊至皇恐皇恐閣下以至公待民使一邑受賜則惠之所及廣矣豈獨某哉夫公必有養而後能某於今日之賜不敢不率亦不敢不讓所以廣閣下之廉以養公也僭率不罪

與寶安諸友

章衰矣齒髮日變于舊亡兄屬續之初老母哭之欲絕積憂之餘面足俱腫由某獲罪于天不死延禍同氣以上累于高堂痛徹骨髓如何可言諸君不遺老朽慰之連尺撫狀不勝悲哽傾感之至子逢別紙具得平湖履任之詳可歎可歎彭澤不折腰於督郵平湖不屈膝於當道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古今一揆也數日前閱甲辰
舊詩改贈平湖章云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東
西又此鄉滄海一身堪自遠平湖數口爲他忙
江山舊宅香株老籬落西風荳角長小與先生
分出處扶留窓下細抄方又改次章頷聯云到
手閑官如處士從頭詩卷又江湖去秋與張進
士唱和絕句云不求老馬在長途誰道乾坤一
馬無伯樂未來幽薊北憑君傳語到平湖諸詩
謾爾豈遂爲之兆乎諸君其亟椽欖山之室南

川之歸無日矣景易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
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仰干於人一也祖母
年高氣衰悼往憂來懷抱作惡希得一解可以
慰解二也是兒賦分已定責之以越常之事必
不能堪三也功服不得科試程子據禮言之當
如此亦古人常事耳在今日可以望於賢者而
不律衆人也若曰祖父喪在淺土雖服已除亦
不應試此又過今之人遠甚子逢自量力爲之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爲之而力弗逮反暴

其氣矣秉之在獄安否禍變之成非一朝夕今日之事不知秉之平生費多少麴蘖醞釀來也爲我謝平湖秉之雖窮使甘心觚翰如藏用輩低徊於里塾寧有此惜哉

與鄧勝之

勝之足下自頃歲寒舍一話別去未嘗忘但懶作書耳春初聞太夫人委蛻又闕一疏多罪多罪僕之心事惟足下知其無他則知僕之交於人者如是使世之知僕者異於足下幾何不斥

